



類函
五四



百十三
五設
三官
百十四
四設
五官
四官

4加3
427
54



門 4 3
第
卷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諸君購以贈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五十三 太守

太守一

唐刺史

宋知軍州

原杜氏通典曰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

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漢景帝中元二

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

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殿最按律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并

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眾事

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

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正質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元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萬成帝綏和為大郡帝又下制令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元年前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輕賤吏人慢易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義死節者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故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賜金以厚其意誠以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尚書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寧告戒之辭今二千石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若有過差宜可關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

方今急務國
家之利也
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後漢亦重其任
常
字敬伯為巴郡
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
鍾離意黃
廣是
或自郡守入為三公
虞延第五倫桓
三國時有郡
守國相內史
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
王導永嘉
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
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
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皆加重號輒有鼓蓋有不
得者為恥導養名竊位敢索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
請從導始帝嘉而從之初太始中詔守相三載一巡
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省俗宣風展義也
晉
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後魏初郡置
三太守
諡在刺
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
為刺史
諡在縣
太和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
設官部
附益頁約卷一百三
太守

以六年為限 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

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 後周郡太守

各以戶多少定品命 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

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楊尚希上表曰當今

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開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

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

持節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

已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興

使符至隋開皇七年又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

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

總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

官義寧一年罷竹使符又頒銀兔符於諸郡唐武德元

年又改銅魚符自是州郡太守更相為名其實一也太宗

初理天下也重親人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視焉

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貞觀中賈敦

有能名時制大功之嫌不得聯官敦實兄敦頤復為瀛

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許令同州竟不遷替時人

榮之敦實歷遷洛州長史初敦頤為洛州刺史甚有惠

政百姓樹碑頌美及敦實去職又立頌於兄碑之傍故

人呼為逮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

任其折衝果毅有材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

其輕也如是 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官

準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

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

設官部

貞觀類考卷一百一十三

太守

三

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
 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后乃令書名
 采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
 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
 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一人而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永昌中成
 王李下里歷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
 之妃張易之甥也貶重福為濮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
 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
 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四州謂之四輔八年其餘
 為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號十緊
 初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之差增文獻通考曰

五代時仍刺史之號後唐時以二十五月為限 宋太
 祖開基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
 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
 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
 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
 以善而糾其姦慝歲時勸農課桑旌別孝弟其賦役錢
 穀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凡法令條制悉意奉行
 以率所屬有赦宥則以時宣讀而頒告於治境舉行祀
 典察郡吏德義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軟不任事或奸貪
 冒法則按劾以聞遇水旱以法賑濟安集流亡無使失

設官部

州府貢白卷一百一十三

太守

日

所 若河南大名應天府則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
安府慶州渭州則兼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定州
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則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瀘州潭州廣州桂州雄州則兼安撫使兵馬鈐轄潁
昌府青州鄆州許州鄧州則兼安撫使兵馬巡檢其餘
大蕃府或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
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峒都巡檢
餘州軍則否其屬官員數多寡皆視其地望之高下與
職務之繁簡而置之 建炎元年詔河北京東西路除
帥臣外舊差文臣知州去處許通差武臣一員後詔要

郡帶本路兵馬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紹興三

年罷元年七月詔要郡文官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副

州改正稱呼至紹興三年臣僚言既與異時沿邊事體

不同又於今日諸州統制無補徒著名位以成虛文詔

並罷五年令郡守除授罷並令上殿凡從官出知郡者

特許不避本貫九年詔守臣以二年為任六年詔控扼

去處守臣並以三年為任九年罷令郡守並帶提舉學

事九月禮部言知建昌軍李長民奏宣和以前應知通

事令佐階銜並帶主管學事自軍興以來中輟今欲郡

縣依舊法結銜從官以上知郡縣帶提舉學事孝宗乾

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為郎中書門下省言勘會已降

不得除郎官淳熙中令郡守罷帶主管學事 續文獻

著入條令

設官部

自益頁山卷一百一十三

太守

通考曰理宗時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

右丞相葉夢鼎言祖宗謹

重牧守之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宣上德意庶幾無負臨遣之心今不遠數千里而來 遼史南面黃龍

府官曰知黃龍府事興中府官曰知興中府事南面方

州官有刺史大略采用唐制 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

者為尹 元世祖至元初置諸路總管府二十年定十

萬戶之上者為上路十萬戶之下者為下路當衝要者

雖不及十萬戶亦為上路上路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

人總管一人兼管勸農事江北則兼諸軍奧魯下路秩

從三品散府秩正四品達魯花赤一人知府或府尹一

人領勸農奧魯諸路同所在有隸諸路及宣慰司行省

者有直隸省部者有統州縣者有不統州縣者其制各

有差等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

一府一縣之治判署則用正官在府則總管在

縣則 明初罷各路總管府於兩京置直隸府各省分

置諸府洪武六年定為三等賦二十萬石上為上府知

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下中府正四品十萬下下府從四

品已而並為正四品 知府掌教養郡民之事賓興科

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詰奸頑表異良善訊聽刑獄

審達冤滯存恤困窮糾察吏治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

設官部

太守

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知府領之而總督焉

太守二

原韓子曰李悝爲魏文侯上地守欲民善射乃下令云民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狗中之者勝不中者負民皆習射日夜不休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至留邸一月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罷去必有毀臣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

有識聞之以窺陛下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又曰文翁廬江人少好學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館於成都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童子得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京師者比齊魯焉天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也 又曰黃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是時鳳皇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龔遂字少卿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 又曰朱買臣吳人爲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守邸
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
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
且飽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
守邸驚出語掾吏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
呼曰實然坐中驚駭又曰京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
石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人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又曰
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授蕭育爲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黃金二十斤育

至南郡盜賊斷跡又曰召信臣字翁卿遷南陽太守
躬督耕桑歲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召父荊州刺史
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內
太守又曰汲黯爲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
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臥閣內不
出歲餘東海大治又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
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後漢
書曰何敞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
譽故在職以寬和爲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
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又曰劉寬爲南

游錄卷一百一十三
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嘗以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案異
苑云崔景貢守昌平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不用則又
加寬一等矣 又曰劉寬為南陽太守好為諸生講論
經義不嚴而治 又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山民
愿樸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
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
夜吠將去山陰父老七八人齎百錢送寵寵為選受一
大錢故人號為取一錢後八居九列四登三事也 又
曰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

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
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
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千餘人是時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
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
曰秦彭轉潁川太守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
郡境肅宗巡行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殊異 又曰鮑
昱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破壞年費嘗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東觀漢記曰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

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 又曰趙熹字伯陽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奸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又曰朱暉遷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而臨淮獨不疫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又曰張堪字君叔試守蜀郡太守遷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為一作支 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

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以為比 上曰何以為敕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 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又曰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 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至 又曰崔寔為五

原大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
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
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華嶠後漢書曰郭伋拜潁
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
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鄧暉拜長沙
太守崇教化表異行 又孔奮傳曰奮爲武都太守美
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 又曰宋均字叔庠
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
至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
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

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
退貪殘進忠良去檻弇虎遂東渡江去 又曰岑熙爲
東都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
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
吠不驚足下生菴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
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 謝承後漢書曰杜詩遷南
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
愛民役造作木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
又修治陂池廣拓田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
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曰沈豐

游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為零陵太守為政慎刑重殺愛民養化罪法辭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沒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
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為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
到官一年甘露降瑞芝生 又曰陳蕃為樂安太守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至焉
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又曰劉琨字桓公
遷弘農太守先是嶠澗驛道多虎災行路不通琨為政
三年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而去帝聞而異之 又曰
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是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

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貧者
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逾歲去珠復還百姓
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 又曰黃昌為蜀郡太
守未至郡時蜀有童謠曰兩日出天兵戢 續漢書曰
寇恂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
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
雜事曰蔣滿為上黨太守長子萬為北地都尉次子輔
為安定太守滿與萬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為二千石
者十三人俱引見萬却退不敢與父並詔遣問謁者曰
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

符耶即下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
滿為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為弘農
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甚嘉之 三輔波錄曰馬援
誠兄子書龍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
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
有治化 魏志曰鄭渾為上黨太守渾以百姓新集為
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
者相比勤稼穡明禁令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京茂傳曰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
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魏略曰孟康為弘農太守清已

平賦省息訟獄時出案行不欲煩損吏民常預敕卒徒
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 蜀志曰
諸葛亮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 王隱晉書曰何曾上
言郡守之權雖輕猶御千里比之於古列國之君也
又曰王遜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山公啓事曰晉制春夏農
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世
說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為從事使詣司馬宣
王宣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待之後三十六日擢為
新城太守宣王為大會使鍾毓朝之曰君釋褐登宰府

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悞耶
泰曰君名公之子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梁書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
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又曰任昉爲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漑與弟洽從昉
爲山澤遊被代而還無裙沈約遺裙迎也。又曰何胤
字子季爲建安太守民不忍欺伏臘放囚還家及期而
至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
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爲
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益部耆舊傳曰景放爲益州太

守威恩洽暢有鳩鳥集於廳事 華陽國志曰趙瑤徙

蜀郡太守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倫徙蜀郡爲司空
吾今埽地以待足下矣 **增**唐書曰太宗朝馬周疏言

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
得良刺史可矣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
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
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或京官不稱職始
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殆在於此帝稱善 又曰中宗景龍中韋嗣立言刺史
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

乃典州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侍郎兩省一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又曰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直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張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

其愛人也 又曰張九齡上言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外稍非其人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宜遂科定其資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肅宗時楊綰為相時諸州悉帶團

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復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不得擅去州詣使所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司品同而祿例差江淮大州至月十緡而山劍貧儉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

薛珏入為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辭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李吉甫為相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勾以絕苛斂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五代史曰郭延魯沁州縣上人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惠愛州人思之延魯屢遷復州刺史歎曰吾先君為沁

州民到今思之吾今幸為刺史其敢忘先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焉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宋史曰李虛己父寅舉進士起家為衢州司理參軍虛己亦進士第歷知遂州時太宗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為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時虛己受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為批其紙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為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又曰王禹偁出知滁州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

範傳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卒又曰張詠知益州時李順搆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緩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沒行深入克捷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嚙然至暮路無行人既

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又曰杜衍通判晉州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
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
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
我賢太守也 又曰仁宗朝晏殊以樞密副使出知宣
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
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又富弼以資政殿學士出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
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租廬舍十餘萬頃散處其人以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
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山林
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冢葬之
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
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
臣職也辭不受 又曰劉敞徙知鄆州鄆比易守政不
治市邑攘效公行敞浹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
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
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又曰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

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民至今賴之蘇軾黜黃州團練副使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後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呂大防奪學士知隨州又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樸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

懼繩之益急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又曰范純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又曰范純仁出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又曰張方平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

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
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
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
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方平城門三
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
餘黨蜀人遂安 又曰王大寶知連州代還言連英循
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
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
苦疾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 遼史曰蕭
文外戚之賢者也篤志力學喜愠不形壽隆末知易州

兼西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每黷於貨民
甚苦之文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民皆化之時大
旱百姓憂甚文禱之輒雨屬縣又蝗議捕除之文曰雖
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飛去遺者亦不食苗
散在草莽爲烏鵲所食靈雨不止復隨禱而霽是歲大
熟 虞集在翰林常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
乞一郡以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奎
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
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有志之
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

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
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
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
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旣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
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虛空之野矣
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
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
其議元史曰烏古孫澤從元帥唆都下兵闖越時宋
將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文天祥置

都督於南劍州閩中郡縣往往復從宋冬十月唆都收
福州進攻興化克之唆都怒民反覆下令屠城澤說之
令放民逃奔泉州使先扇動世傑膽落必走是吾不戰
而救泉矣唆都喜乃開門縱民去因得脫死及定廣州
唆都還軍詔改興化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
迎拜曰是吾民重生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獻徵錄
曰建文時姚善爲吳郡守數造請郡賢訪求治道隱士
王賓獨居陋巷善徒步造門稱名致禮賓後報謁但望
門再拜而返又有錢芹者自守甚高善欲往見使人道
意芹曰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明公誠下士請俟月

朝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上坐延質經義芹曰此士子業也公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問之芹出一簡以授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術也時靖難兵已南下善因密結諸郡訓練兵民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文皇即位索黃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共航海以圖恢復善曰公朝臣可四出號召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不可去也子澄遂去善爲其屬許千戶等縛見文皇文皇詰責善聲色不遜死之 又曰宣德初以雄劇十郡慎擇良牧尚書胡濙舉況鍾典蘇郡請賜敕以行鍾始以吏起家洞灼郡弊泣任後吏胥抱牘請署欲以

嘗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旣三日復請署鍾乃歷舉前牒中之故爲出入隱竄顛倒者立撲殺之僚屬震慄因并舉僚屬之貪虐庸懦者立黜之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籍其名以示勸懲民咸感化凡奏減正賦田糧及停徵滄沒舊欠糧草共數百萬辨明誣入軍籍者千八百餘家蘇人所謂減三分糧當一代軍民到於今受其賜述職日上錫宴賜詩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郡民赴闕乞留者百萬餘人遂再遣還任卒於官 又曰英宗朝溫州守何文淵入爲少司寇特薦侍御劉謙代已治郡九年善政甚多嘗語人曰守與令雖官階不同皆職民牧

赫赫為威民不近也察察為明民罔容也平易近民守令之道也人以為名言 獻徵錄曰溫州守郁山字子靜時元輔張孚敬雖歸上眷猶厚部使以下望風爭趨山獨處之以禮孚敬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又求廣基地強勒市買不休山自往止之曰夫居第當傳之子孫公今移易幾何家匝垣已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計也且公居朝嘗喜稱伊傅周召之為相柰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哉張怒作色山不顧而出然地亦不再廣

太守三

銀章青綬

銅虎竹符

漢書曰太守品第五秩二千石銀章青綬文帝紀曰二千

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注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各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鑄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璽璋從簡易也

理庶績 舉善黜惡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察羣奸舉善黜惡 奉宣國恩 興利除害 王隱晉書曰郡守上言郡

守上當奉宣國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除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

汝南心腹 河內完富 魏郡都會
汝南心腹 守詳太守二 謝承後漢書曰韓崇遷汝南太守

之京師也 河內完富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

兵勿令北渡而已 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詔曰方

設官部 用益員 太守

宜以荀良為兄弟繼踵畿甸並居

魏郡太守西河上郡立居職小廉治行略與野王相而

多恩貸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聽

明賢智惠利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晉中興書曰華譚拜臨海太守弟猷為宣城內史於時

正朔所加止江東而已其禮教不出荆揚兩子夾河

數郡而譚猷並居畿甸名邦時人榮之

八男典郡漢書曰杜周為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位

矣馮勤詳有行皆見擢用孝子隨時慰勉後漢承

事文類聚曰張霸為會稽太守其有名稱凡人有素行者皆見

擢用郡中爭勵名節誦習者以千數陋室猥巷誦讀之

不輟於耳魏志杜畿傳曰畿字伯侯為河東太守

好教化脩禮樂尚仁愛好行教化見蜀郡太守政

變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小吏之開敏有才者遣

諸京師受業博士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嚴立

法誅討賊盜政教施行脩庠序之教行喪娶之禮

郡中無事脩禮樂教授脩庠序之教行喪娶之禮

華嶠後漢書曰衛諷遷桂陽太守下車脩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其年間邦俗從化漢書曰韓延壽為潁川

太守脩學校為吏民行喪脩學校樹桑果李重為

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

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脩起廢蕪開通溝瀆後

守到官乃令屬縣因時教脩起廢蕪開通溝瀆後

民整治阡陌屬縣因時教脩起廢蕪開通溝瀆後

書曰王景遷盧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

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

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

豐給遂銘刻石字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

皆著於鄉亭漢書云召信臣遷南陽太守開通

溝瀆起水門堤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興

鴻郟陂立新豐塘郟陂漢書云鄧晨為汝南太守興

之饒流衍他郡按鴻郟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

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晉中興

書曰張敬續出補晉陵內史 平均徭賦 撫恤貧弱

華嶠後漢書曰張英遷武威太守 撫恤貧弱 表有行義 桑

姓銘 遇吏如弟 視民如子 隴西太守 遇長吏如兄

弟委以任之 又云劉寬為南陽 王經不發私書

太守視民如子 未嘗疾言遽色 濟南太守 為人勇而有

氣問遺無所受 請寄無所聽 常稱曰 已背親 恒得宿

辦 善作條教 晉書曰 陳頌 拜天門太守 殊俗安之 選

馳白故恒得宿 辦陶侃 征還 頌先至 巴陵 上禮侃以為

能表為冀州刺史 又鄭袤 傳云 時廣平太守 鼓宣帝

謂袁曰 賢叔大匠 垂稱於陽 平魏郡 百姓蒙惠 化且盧

子家子 子賢繼踵 此郡使世不 乏賢 故復相 屈表在廣

平以德化為先 善 賞罰得實 善惡立斷 漢書云 趙

作條教 郡中愛之 後漢書 樊豐 推折豪強

太守教令 嚴明 賞罰得實 後漢書 樊豐 推折豪強

拜天水太守 政嚴 猛好申 韓法 善惡立斷 推折豪強

抑挫權右 漢書云 嚴延年 為河南 太守 其治務在 摧

太守到郡 抑挫 折豪強 扶助 貧弱 魏志云 倉慈 遷燉煌

權右 撫息 貧贏 子弟負薪 妻子炊爨 為豫州 太守 逃

呼子弟 負薪 續 常食 乾飯 惟飲 吳水 謝承 後漢

漢書 第五倫 云 續 常食 乾飯 惟飲 吳水 謝承 後漢

為東郡 太守 冬坐 白羊皮 夏處 單版 榻 計日 受俸 常食

乾飯 菜茹 王隱 晉書 曰 鄧攸 為吳郡 太守 自載 糧食

惟飲 而已 馬死 步歸 車毀 不改 遷越 雋 太守 初乘 兩

馬之 官後 並死 羊皮 歸京 師 謝承 後漢 書 曰 王 陸績

揚拜 南陽 太守 羊皮 歸京 師 謝承 後漢 書 曰 王 陸績

載石 洪矩 載土 歸無 裝惟 取一 石 以重 其船 人號 鬱

改俗 殊俗 遠方 皆服 其德 東觀 漢記 曰 鄧訓 拜張 掖

林石 宣城 紀云 洪矩 吳時 為盧 雁門 服德 河西

太守

太守

太守以身率下河
 西改俗鄰郡則之
 道夾穀而行臨淮太守
 沈豐為零陵太守有
 三黃龍望府白鹿在
 雁
 翔隨車蝗飛入海
 雁又云度國遷日南
 太守每行縣有
 中庭國病卒雁棲於
 墓前樹上二年乃去
 時人嘉之
 東觀漢記云馬陵為
 廣漢太守郡界常有
 蝗蟲食穀稜
 有威德蝗蟲飛入
 白鳥集
 神爵降
 王隱晉書曰虞
 江海化為魚鰕
 襄陽者舊傳曰黃穆
 為
 願借寇
 山陽太守有德政感
 甘露白兔神爵之瑞
 君一年乞留侯君
 碁年續漢書曰寇恂
 為潁川太守
 羣起上謂恂曰惟念
 獨卿能平之耳恂對
 曰臣願執銳
 前驅即日車駕南征
 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
 郡又曰侯霸為臨淮
 太守王莽之敗霸保
 固自守卒全
 一郡更始微霸為百姓
 老弱相攜啼哭遮使
 者
 坐嘯
 車或當道而臥皆曰
 願乞侯君再留碁年

臥理後漢黨錮傳成
 增為南陽守任功曹
 陸入詔曰
 為淮陽太守岑公孝
 弘農成瑨但坐肅
 漢書汲黯
 閉閣臥理挂魚留犢
 府丞饋魚受而不食
 挂之後
 復進魚續出前魚示
 之府丞
 解榻攀轅
 陳蕃字仲
 君徐孺子至輒解榻
 去則懸之
 侯霸字
 君房臨淮守被徵百
 姓攀轅臥轍不許去
 畫像立
 銘魏倉慈字孝仁為
 燉煌守卒官吏如喪
 親戚圖畫其
 百姓請勒銘元盛許
 之遂使儒
 米鹽畜養
 黃霸為
 始祭酒劉彥明為文
 頌其德
 米鹽畜養
 細若煩碎其政米鹽
 唯霸精力能推行之
 注米鹽言至
 鰥寡為教條務耕乞
 留去思
 魏魯定
 字世英為
 桑畜養種樹而已乞
 留去思
 魏魯定
 字世英為
 廣陵太守守徒京兆
 去人皆思之
 制服增秩
 文紀為
 揚仁
 設官部
 漢宣時二千石其治
 效勩勵增秩
 太守
 崇益貢函卷一百十三

風後漢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志節參到後先
 伏戶下參思其微旨曰水欲我清拔龕欲吾擊強宗抱
 兒孫伏戶下欲我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晉
 宏曰敢為東陽郡謝安贈一柄扇用蒲鞭乘葦車
 敢犯蒲鞭人不敢不來挽不來遁而去載米來食去郡不受祿
 人挽船進不得乃少停夜中遁去歌曰孟嘗詳書鈔
 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公推不夫孟嘗詳書鈔
 不拘文法每察顏色猶理亂繩不可急願救丞相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猶理亂繩不可急願救丞相
 州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切便宜從事法雄為青
 解印綬吏無追捕路不拾遺正五長閭里有非常
 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
 皆便安白帖漢任浦為武郡太守博士諫官補郡
 臺閣典州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又云武后命臺閣

分典大州章嗣立先用執政制度由縣令超遷史
 行以金翟永固以尚書左丞羅為真定尹尚書省奏固自
 執政出為尹其織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
 著為令獻錄錄云明宣德朝李信圭為清河令九載
 清舉賢為郡守廷臣以信圭薦朝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
 即上道迎謁於道記名於屏員外郎楊國忠惡不
 附己出為巴西守明皇西狩迎謁於道帝見占奏以為
 明治體恨得之晚宋史云梁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
 徒知古州太宗賞其強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
 銀寶瓶帶太宗特以屏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給
 南結廬宣城賭郡唐書云韓宗朝出為高平太守始
 冠潛為避世計宗朝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明皇使侍御史王鉉訊之貶吳興別駕太平御覽云
 沈約宋書羊元保為黃門郎善奕棊品第三太祖亦好
 慕數蒙引見嘉其溫謹與太祖賭郡勝之補宣城太守
 獨立使君繼號良吏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
 設官部 崇益類考卷一百一十三 太守

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慕服
號獨立使君有惠政慶曆中范仲
淹泊南相繼守郡皆荒良吏
迎唐書云隋開皇初鄭善果年十四累遷魯郡太守善
則悅有不可賢明曉治政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
清史五代史云後唐劉遂清嘗為淄州刺史迎其母
數十里遂清為母執轡行
類聚云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
賓為使君每聽政終敬乘版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教不
聽起觀其斷波欣然喜見顏色
堅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
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金吾將軍
緇為太子少師四弟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廟祀夷齊
請封孟子赤纒為孤竹故國乃廟祀夷齊以勵風俗
宋史云曾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
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

為東南最 蘇學為諸郡倡
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曆宿請之曰
君輩佐勝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俟其去而非之
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東南最
良密生徒雖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佑尚木冠輻入
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自是蘇學為諸郡
侶

尊禮朝使 建立廟學
使於簡有先世契避其郊迎從他道入州至客館簡聞
不敢入往來傳命數四乃驅車返將降車使者趨出立
戰門外簡亦出立使者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也某
肅使者曰契家子禮也某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
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肅遂從西翼階進禮北
面東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
西階足踧蹶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
尊簡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禮有常
天子乎持之益堅使微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
變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敬天子之義即揖而出

設官部
太守

之元史云憲宗時阿台為平樂路達魯花赤僚屬始

至必遺鹽米羊畜付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剥民耳

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是獄皆謂不

免大悅英宗嘗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

政也又曰抃嘗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

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記惡碑戒民集

詳註曰記異錄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

凡治姦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

事必為判語以示之蜀人鏤版名曰戒民集大抵以移

風俗興孝日中庭空經宿訟息相迪孫也歷任州

義為本也日中庭空經宿訟息相迪孫也歷任州

縣知州所事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為證左回枉日中

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獻徵錄曰明趙

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以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憤經宿氣

平或眾為警解凌遣陰擇善地鞭杻懸於楹間

因而息者多矣凌遣陰擇善地鞭杻懸於楹間

云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嘗語其子

曰吾平生凌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

之獻徵錄云明方克勤守濟日府庭不陳經月不

杻械革鞞懸於楹間示不妄罰考為六府最經月不

答一人五年方成一信唐書曰崔郾守鄂州治尚撫

用法嚴峻一毫不貸山堂肆考云宋張詠問李公曰前

百姓果信吾否對曰侍郎戚信及民皆信服公曰前

一任則未也此五年方得成屯兵得諫刺史節制

在於郡將唐書云元和間陸亘為兗州刺史對延英具

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宋史云楊簡知溫州日私

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激永嘉尉及水若兵捕之

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政憂

兵之節制在於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

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

紀律 微服直趨賊所 雪夕往勞部落 蜀寇叛查道
如此 果州時羌黨尚有伏巖谷其首何彥惠集其徒二
百餘人耳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詐誤邪遂微
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刀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
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論以認意
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順
羅衡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壘書褒美 又曰神
世衡聞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
郡守聞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
部結諸羌以信不進世衡遂緣險而進奴說方臥帳中
謂世衡必不能進世衡遂緣險而進奴說方臥帳中
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邪率其族 遣還戍卒
處置潰軍 又曰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此皆亡命急之變生即

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
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
曰若復復寒者斬而後郡眾帖息 又曰高定子差
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縣以闖成都定子語僚吏曰潰
軍扼清塘嶺欲得錢糧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潰
司之綱為朝廷捍蔽全蜀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又
來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定子乃令潰卒人給緡錢又
庶令勞苦之諸軍咸陳兵至吏士皆服粟定子坐堂上
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使
給犒祠宇以舍之 長揖中使 折服勢門 蘇州守
觀承平日久中使時出四方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
蘇州有五六人居之而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
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厭郡佐縣正少忤則
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責其內官尤橫至縛同知澤
邊水次鞭笞以爲常鐘下車日首謁一勢閣乃坐與之
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
設官部 自益貞 太守

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己坐轎壓其後由是
關稍戢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鍾聞之徑往執
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
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於是終况鍾張甚奉
命鎮未嘗惟內府守之患也並易章服罷組間勢張者
徐起答之率以次畢守與庭屬左右列以待命小不謹或
拒所括輒得禍而佐閣下則自縛答以前導者呼以入
泉州謁閣有輿唱門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
故事用上令與南面停而答承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
免一節中無不灑然改色者闕大金於郡佐而迎信謝無
狀明日遂去然猶索所輸金千闕大金於郡佐而迎信謝無
謝不受去於是閣勢衰息信倡之也撤神祠沈土
偶三元史云觀音奴守歸德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
歸則田已為楊據矣王妻就食淮南而王以疾死其妻
時已售我觀音奴令王妻與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之

楊懼神之靈先期以羊酒浼巫囑神勿泄及詣祠質無
所顯明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巫吐其實乃坐揚罪歸其
田於王責神而撤其祠又云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
令參知政事魏中立言於帝當今欲得賢守無如韓鏞
者乃特署鏞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
自昔為妖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必卜之
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為偶人辭金紫擁敗絮唐書
於江人初大駭已而歎服睦州刺史帝勞曰卿得非
宗時相乎對曰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得非
怨宰相乎對曰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勞曰卿得非
相以是擢為越等乃賜銀緋山堂肆考曰南宋阮所
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山堂肆考曰南宋阮所
之字景茂除臨海太守有惠政為後人所思敝車羸馬
生不侮暗室所泣皆有惠政為後人所思敝車羸馬
荆釵布裙唐書曰貞觀時賈敦頭數歷州刺史資廉
道清不自知其刺史也獻徵錄云衡岳嘗會飲岳之內
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獨岳妻荆釵布裙而已
既罷頗不樂岳問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
設官部

太守

又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

邪慶陽人至今以為美談

唐書曰高祖時薛大鼎遷浩州刺史時鄭德本在瀛州

賈敦頤為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鑑脚刺史

錄云王璉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

律已自奉儉約一日餽用魚肉進怒謂其妻曰汝尚不

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邪命獨造林逋一師韓

愈山堂肆考曰李及歷知杭州鄞州應天河南府在杭

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乃出令新愈廟民

知潮州凡養士治民一以韓愈為師乃出令新愈廟民

之權擄不持一硯以歸市取白集為恨包拯為端州

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纜

足數歲滿一硯不持以歸合辭事類曰筆談蔡君謨

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樂天集一妻子希至

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勸

官舍 州民交爭我公 太守御覽曰魏令狐邵為弘農

其治行以行權鳳翔府二郡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

公也汝奪之何有焉 烏鵲擁車 飛蝗墜水 合辭事

李元紘字大綱守潤州有惠政代去吏民庶留鳥鵲

飛亦擁車行 巢苑詳註曰趙并知青州京東大早蝗

將入境遇風退飛 園門萬滿 枯樹枝生 曰齊宋世

墜水而青州無害 園門萬滿 枯樹枝生 曰齊宋世

良拜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政術郡有曲堤盜多

沒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

但世有公自屏跡後更寂無復訟 囚獄中生檀桃樹蓬

諸翔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

德化所感 界出醴泉 清見越石 又云宋世良守清

內又云齊書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

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此郡自虞 治狀參聞

公之後善政猶在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治狀參聞

治狀參聞

足也 史受璽書出知河南府於署後植松竹梅退食盤桓其
中因曰三友而益我一夫得 嚴整 簡易 太平御覽
欽道仕齊為中山太守長於無綏然好察細事州吏使
民問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沱稱爲嚴整 山堂肆考
曰宋蔣元振淳化中知廉州清苦勵節家屬悉寄住
潭州在任暇粥飲水自奉甚薄爲政簡易民甚愛之
嗜退 安民 宋史曰司馬池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
退亦難能也 又曰李允字子西在言嗜進而池獨嗜
州帝書安民二字以寵之 後歷守名郡爲政簡嚴老益
精明 騎紫馬 望黃龍 山堂肆考曰謝靈運出守永嘉
曰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 又云沈豐爲巴陵守
鞭朴不舉市無刑戮有三黃龍望府中一說零陵太守
五湖長 三年最 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
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 翰苑新 兼四長 師千里
書曰嚴助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山堂肆考曰宋田況知成都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
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憲之愛公
兼有之 翰苑新書曰常袞集居一州之表爲千里之
師又劉愷曰二千石宅主千里之師尤宜尊重禮典以
身先 天下長者 一世清人 又云漢文帝謂田叔曰
中太守孟舒是也 太平御覽曰三國典略王慶籍爲
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齊以紫袍及綾裳一襲謂百
官曰王慶籍 茅茨數椽 東湖四詩 元史曰董文用
管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賦詩
怡然燕居 宋史曰尤袤出知台州會有毀之者上疑
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 人思劉
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嘉賞遂以文字受知
君 時歌杜母 邢之張耕 懷之譚澄 元史曰世祖
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 勤以補拙儉以養廉
之張耕懷之譚澄何憂不治哉 平府知府孫衍 大車行乎平
慎以補過惠以得民 平府知府孫衍

設官部 附錄賈白卷二頁三 太守

陸 巨艦泛乎安流 又云明教授孫鼎 謂松江太守趙豫

太守四

原 罷侯置守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 更名太守 漢書公

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

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涿郡濱近外虜 魏志曰王觀為涿郡太守時明帝即位

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

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

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

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

而子請辭時觀但有一子 常山北道主人 漢書曰彭

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

會於鉅鹿太守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

道不以一郡為我北 起徒為二千石 漢書韓安國字

起徒為二千石 魏志曰公孫度起元 於

家受詔 漢書龔舍傳云哀帝遣使者拜舍為泰山太守

授印綬舍曰王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公庭拜

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 病不就府 書曰王彪之遷

沛郡守病不之府官屬皆 便道之官 拜泰山太守

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 漢書云龔舍

於家受詔便道之官又東觀漢 迎者如雲 曰華陽國志

記寇恂為潁川太守便道之官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

守數煩擾夷人叛亂張翥起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

家復為越嵩太守迎者如雲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

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

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 下車擢賢俊 東觀漢記

車表行義拔幽 教誘後進 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

滯權豪攝伏 教誘後進 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

形於色郡雖鄰接西賊猶 庠序大興 魏志曰牽招出

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庠序大興 魏志曰牽招出

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 開學業 鄴書曰虞浦遷

設官部

太守

三

學業以贊協時雍光揚盛化乃益五果魏志曰鄭渾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

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落齊整如一民得財

足用教民種榆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種

饒教民種榆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令種

獄訟止息又云治沛郡也

守教民種柘又曰任延拜九真太守

織履生民之利乃令鑄作

交趾每致困乏乃令鑄作

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循行

盜賊至任盜賊間令棄其弓刀而時勸民農桑

鉤鉏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興陂遏開稻田

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為蜀興陂遏開稻田

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漑田萬頃興陂遏開稻田

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

於瀟湘二縣界興陂過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

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

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田歲增

租入倍常民賴其利斷太壽水身自負土

太守時大旱蝗蟲起停乃斷太壽水躬率吏民以

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躬率吏民以

填金隄漢書云王尊遷東郡太守久之河

水神河伯尊親執珪弱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

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

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人主簿

沙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乃止

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民

救其弊吏欲上言訪不聽出粟賑民順帝璽書嘉之

是郡開倉賑給晉書云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

得全郡開倉賑給晉書云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

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

黜頌告天若郡縣有比者皆聽出給掾吏有過

閉閣自責太守承後漢書曰嚴翊遷潁川

假還家又曰沈豐為零陵太守

設官部有陰過長假還家

太守

民常詞訟為陳大義

魏志曰杜畿為河東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常摘發奸

詞訟有相告者畿為陳大義令歸諱思之太守到

邪詞訟立洩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洩繫

囚千數一時論洩數至有歷年矯為魏郡太守時繫囚千

漢約三章謂謬矣悉自覽罪重之理而忽久繫囚至詰之

莫敢匿詐所連及囚至詰之皆不敢匿詐多振厲威

風謝承後漢書曰王暢拜南稱其威信漢書馮野王

部督郵掾格殺之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勞郡畏如

大府後云到都為濟南時有民矚氏三百餘家豪俠前

餘郡畏如大府威名流於匈奴又云趙廣漢宗族橫恣賓客犯

郡中震慄奸黨散落落俗大改吏民相告計廣漢得以

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又輒得一治理御眾之

才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之謂鄧禹曰朕有河

者禹曰寇恂又武兼備有御眾之才撥煩之才後漢承

非此子莫可也乃拜恂為河內守發陛見上賜特授任

書曰謝夷吾字堯卿遷鉅鹿太守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

劍革帶救曰鉅鹿劇郡難治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

當如刺史明法令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故特授任

勿毀前政明法令又曰李膺出補蜀郡太守故特授任

玩不入於門益州紀其政化奉律令琅邪太守朱博為

朝廷舉能理益州紀其政化奉律令琅邪太守朱博為

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申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崇生所聖人道何也申

明賞罰華嶠後漢書曰廉范為武原太守下令行禁

止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太守殺伐立威陳咸為

設官部尚書卷一百三太守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
嚴刻見稱東觀漢記

漢陽太守以盜賊不敢入界續漢書曰寇恂為潁

姦人莫敢入界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置正五長

非常吏輒聞之涼州曰乳虎東觀漢記曰樊曄為天

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眾至夜聚衣裝

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

府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吏民號臥虎傳曰董春為廬

為詳祠太守吏德教多奇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為廬

民號之曰臥虎德教多奇謝承後漢書曰董春為廬

奇吏人雅正矯俗雅正矯俗江太守當官明亮德教多

務好學不倦王隱晉書曰石崇為陽城太守討吳有功

解疾自為政脩理清靜不煩遷會稽太守云云朝省

官事書誦經典謝承後漢書曰高呂書則遊田夜則

詠誦王隱晉書曰曹志薦樂平太守遷趙郡不以部務

未審其事無宿諾魏孟康為弘農事從清儉謝承

稱善省奢從約事從清儉太守郡汲黯臥而治之漢書曰

見陛下臣常有向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

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

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臥而治之爾

景丹臥以鎮之東觀漢記云景丹拜弘農太守時丹病

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不以事務嬰心中晉

但得將軍軍威臥以鎮之足矣不以郡務為意詳上計

興書高平都錄云增為臨不以郡務為意詳上計

淮太守不以事務嬰心不以郡務為意詳上計

日受俸謝承後漢書云王暢拜南陽計月受俸會稽

太守計月受俸會稽

太守計月受俸會稽

云陳脩遷豫章太守計五日一炊十日一炊會稽典錄云陳修遷豫

為二千石妻子不受錢也十日一炊章太守十日一炊不

官薪布五日一炊十日一炊會稽典錄云十日一炊不

被覆身俸祿取赤米續漢書云第五倫俸盡食醬

麥相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在郡時俸盡食醬

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官子守約軍食魚餐而

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

意其賜射鹿吏民不欺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剗責吏

民愛敬不欺民佩其德漢魏先賢行狀云陳登為廣陵

被其恩德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東城太守廣陵吏民

陳翔遷定襄太守何患無好令君乎寬猛俱濟漢書曰

卒百好俱濟者民安其惠太守民安其惠在官十年

數千人天子厚賜之吏民從化東觀漢記曰歐陽歙

從化吏民吏民信向後漢書曰伏湛為平原太守時會

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民皆飲黍

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

兵湛收斬之狗守城郭於是吏民信吏民愛樂又云

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吏民信吏民愛樂

為臨淮太守德懷遠人桓階列傳曰階為趙郡太守

撫和百姓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外禦戎

狄內恤百姓化清於上事緝於下謝承後漢書云王黨遷

百自專勞於求賢故能圖園空虛又曰虞延為南陽

化清於上事緝於下謝承後漢書云王黨遷

脩政教寬刑宥罰惠澤洽著為東南太守惠澤洽

園空虛盜賊預息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路不拾遺

著城門不閉守城門不閉盜賊不起路不拾遺

設官部

謝承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太守

太守

太守

華嶠漢書云任浦拜咸稱神明漢書云班伯為定襄太守分部收捕隱伏

旬日盡得郡中號為神父華嶠後漢書云鮑德為南陽太守時多荒災唯南陽

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男子以廉為名又曰廉范遷蜀郡太守

男女以宗為名謝承後漢書云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

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到郡暮月增戶萬餘

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蜀志云呂又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開喻數年漏脫自出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諸葛亮

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到官為之防

書荆棘自除續漢書云鮑永字君長為東郡太守孔

之謂府丞及魯公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豆生郡

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我誅無道邪行春隨車致雨

界又云寇恂為潁川太守時有豆生行春隨車致雨

鄭弘理冤甘雨降澍司馬彪續漢書曰北海薛王與

詳上興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分遣文學

循行屬縣理冤獄有小過應時甘雨降澍常為高第

續漢書云鄧晨拜中山太守奏課第一又曰李忠字

吏民稱之嘗為冀州高第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詣曰何以誌黃昌邪對曰昌左足
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
悲泣還為夫婦許荆蹠下有黑子楚國先賢傳胡紹
竟以禮重焉見太守許荆蹠下而笑荆怒紹曰見明公
紹亦有之故爾笑荆令紹學後八年遂遷為九真太守
鄧攸夢行水邊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者
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果遷汝陰太守斷其盤囊者
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田伯廬君與約列命蓋到府一月不自來見當壞祠
惟廬君往見自言縣民與府君約刻百日常遷大郡願
見過後如期果為沛相公不過於祠常見廬君月餘病
死黃猛擿殺主簿薛琮表云黃猛為日南太守黃
負貪穢無行襄陽者舊傳曰黃負為夷陵太守
冊拜唐會要云元和三年詔刺史皆臨軒冊命近歲雖無冊

拜而收才受命後便殿召對賜衣服時河東尹裴
復求速之任李吉甫為奏請遂有是命非舊制也
試岳牧軒試應岳牧舉人經筵出守儒林舊德又
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卿設儒林舊德又
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列儒林舊德又
趙師民在經筵十餘年其見器異累請補郡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上
蜀民思卿曰蜀民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長
安謀帥無以易卿長安謀帥元豐初故卿命呂公孺慰之曰
朕視河東如中執法又云唐介以龍圖閣學士知太
法下暫煩請治劇唐書曰姚變宰相崇子少簡謹宗
卿往耳請治劇唐書曰姚變宰相崇子少簡謹宗
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與近郡除給事中秦
開元中請治劇為唯陽太守喜泉石與一山水近郡
檜諷勅之帝謂檜曰壽性喜泉石與一山水近郡
對曰永嘉有天台雁蕩之勝帝又曰永嘉太遠以湖州
設官部

命謹身率先元史云元中統元年史楫授真定路總
連屬三十餘城生殺進退咸倚專度楫謹身率先明政
化信賞罰任賢良沐貪墨恤窮獨所舉州縣佐吏有文
學者三十餘名興學勸農又云至治元年答里麻除齊
人後皆知名興學勸農又云至治元年答里麻除齊
府無事養成人材孔道新書寧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
往來之學吾不為也乃積公帑無虛日肇曰飾廚傳以邀
大興學校訓導導養成人材為多文戒侈靡新書
云尚書廖剛之守守也郡人素以侈靡相尚婚葬例
諭制公首立條約且親為文以訓告之風俗為變
特諭屬宰又云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
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大賢臨政之效又云胡
堂一酒杯酒使君端為庶民與事過鄒陽見彭器資值月
錄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鄒陽見彭器資值月
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問起居而退錢甚訝
之問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何以有此公
曰昔范希文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州人咸傾嚮

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此父兄自處而不
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此大賢臨政之效
門躬行之效宋史云光宗時陸九淵知荆門軍其境內
郡以爲神逾年政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向善惡皆素知之
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焉惟用
直道而行又云廖德明知廣州立御悟堂刻朱熹家禮
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肇脩人
仕以至於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堅爲政得大體不立赫
紀之功赫之微錄云明南陽守段堅爲政得大體不立赫
賦與民休息郡人戴之功利凡所思措規模遠大體不立赫
承伊洛之傳故見於治行者如父母蓋其學本河東薛文清
陽道之知有關雖麟趾之化而不知俗學知有桑間濮上之風皆
伯道始也當以筆舊迹新渠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
脩人紀之功歸之筆舊迹新渠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
得召信臣故迹復三大陂皆溉田萬餘頃廢田盡爲膏
設官宗下詔褒美王安石作新田詩蘇軾亦作新渠詩

太守

四古

五章飛橋無柱宋史曰陳希亮守代還執政以爲大理少
 以自效乃以爲州州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大理少
 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水與橋爭常壞舟希
 自畿甸以爲泗水陳公堤合驛事類云言行錄陳文惠
 州皆爲飛橋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諸之大倉元史
 救水勢後人忘我公號爲陳公堤河波滑州公作堤以
 不弘範移守大名弘水漂沒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輒免
 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請入見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
 倉不若諸倉之大倉實而民死也對曰盡明年租將安出
 若活其民輸倉庫不至逃亡則歲有恒收令輸原價類聚
 非陛下大倉庫乎帝曰知體其勿問城細民計口給券
 云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時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如其原價之爲永制雖時有官錢運糴宋史云
 災饉而益民無餓色詠之力也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
 者知隆興府時江右大饑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
 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

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運糴不取子錢期月終至城
 下發糴於是連橋而至其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州守
 謝元明乞米救助募屬舟什之三與信荒政具舉
 赤子皆王民也即軍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
 又云黃幹知漢陽軍軍之粟而禁其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
 司下欲移鄂州之粟而禁其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
 後施行及援鄂州之粟而禁其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
 郡饑民輻輳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
 廬居之民倉米減糴元史曰王都中遷饒州路總管
 大感其等價減十之一使民就糴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
 米定其等價減十之一使民就糴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
 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
 不食即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都中歷
 罪我輩當死矣民亦相與言曰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都中歷
 四上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治矯發邊儲明戴浩錄云
 鄒昌守邊塞刑敝其人值歲大稔發邊儲明戴浩錄云
 饑奏曰請以臣一人之命而活千萬之命用爲優詔原之
 代役元史曰世祖中統十三年活千九餘皆單弱貧病不
 設官部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

太守

四

堪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於
 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文用憂之曰吾民賦矣而
 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以備
 用不必煩民即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民得時耕而
 運事亦罷役壞故事築以洪武初方克勤守濟寧郡城
 不廢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即工
 里克勤密聞中書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克勤即工
 濠州民祠下至是詔罷吾役使君之力孰成吾黍使君之
 雨使君勿去利民之事知無不為華甫差知漢州後
 我民父母利民之事知民陰受賜終不自言宣德錄云
 改州治彰府一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宣德錄云
 無不為治彰府一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宣德錄云
 豫奉敕知松江府一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宣德錄云
 有所經書必與之議而後浚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宣德錄云
 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臨浚蠶鏡庭無留事宋史云
 薛宣德意豫何力之有臨浚蠶鏡庭無留事宋史云
 使鉉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臨浚蠶鏡庭無留事宋史云

自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如氣請說天下
 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辦無所異聽遠波之朝廷流用
 其廉明剛斷發摘如神進士為歸德府廉明剛斷發
 言摘如神民有銜冤不自者雖數十賓客泛舟唐書云
 年平事皆千里奔告立為剖波賓客泛舟唐書云
 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陽註霖雨增神
 隍料才壯儲膺廩日與賓客泛舟以紆祿山之疑果以
 為書生不疑也祿山反河游觀竟夕宋史云曾公亮
 判永興軍先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
 人情駭然公亮一鎮以靜長安豪喜造飛語言營卒
 怨減刑謀以上元夜絳外兵為亂邦人竟夕乃歸一奠
 母出遊公亮不為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一奠
 枕樓繁雄館宋書云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教民兵燹井邑
 田乃創奠枕披荆棘立官府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樓繁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荆棘立官府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時關中苦於兵革郡縣蕭然雄披荆棘立官府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
 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來

太守

四

附者日眾乃教民 自囚於獄 唐書云陽城為道州賦

力田京兆大治 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

怪城不出迎以問吏曰刺史以奉命來候 守臣不畏

安否耳留數日城乃載妻子中道遁去 強禦 宋史曰李浩乞外得台州豪民鄭憲以貲結權貴

妻孥權貴人教其訟冤且誣以他事令言者用是擠之

疏方上權參政劉琪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

其所誣臣考其本末其白上顧曰守臣不為獲罪豪民為

得邪且問章安在琪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猶欲還

鄭憲家貲永不給其後曰台州所斷其允當 一鶴自隨

宋史云神宗召趙抃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 治潮

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二人 民思之唐莫若韓愈明莫若王源潮州守也

寬不苛急簡不煩碎 宋史云歐陽脩在滁州自號醉翁

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攝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

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

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 貧不愛錢 明錄云

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煩碎耳 治劇遷開封府府同居會省領

熟人舉進士為部曹以能治劇遷開封府府同居會省領

三十人舉進士為部曹以能治劇遷開封府府同居會省領

晰者官為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 六印加劍

為語曰富不愛錢 晰者官為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

宋史云淳化間凌策以集賢殿學士知孟州初策登

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

夢持六刀 又云高宗時洪興初徒知饒州先夢持六刀

使人神思清發 出為潁川太守管轄嘗語人曰吾與

劉潁川兄弟語 使人不衣自暖 高名齊高帝謝超宗有

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自通其日 眉目

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令人不衣自暖 眉目

環異阡陌聚觀 唐書云李邕自貶斥後開元二十三年

設官部 附益頁約卷一百十三 太守

始邕早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
 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
 填溢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
 然又云高宗時權懷恩為北海太守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
 歌于為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
 聯或作犀象瓊光麗魯山令元德秀為歌也歎曰賢人之
 言哉謂宰相曰河內太守
 其塗炭乎乃點太守
 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
 地知子知我知何無人知也
 酒爵曰使馬如羊不
 入廢金如粟不入懷
 不行縣數請之壽為東都
 卿漢制郡守課最
 論以禮義條教諭告之犯法曉令

殺春太守嘗以春行縣
 班春太守嘗以春行縣
 勸課農桑賑救乏絕也
 嘗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
 嘗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
 產不納賄又云隋書車駕西巡
 言清止是小心蓋曰人道公清
 不敢納賄是小心蓋曰人道公清
 以聞京怒使言者誣
 以他弱曰為害者不夫疾
 寬貧弱曰為害者不夫疾
 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
 送人作郡又云世說羅友家貧
 送汝作郡溫笑以先試於外
 友為襄陽太守先試於外
 鼓未卜何晨植勁節於雪霜更
 左右曰戲器識英豪朕用為宰
 設官部
 治縣百
 太守

怨結懼唐書云李吉甫初為太常博士李泌實參器其

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

既至置怨與結懼人並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賜

錢旌潔合韓事類云宋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

氏宮闈物初不諱於籍黃中悉表上之太宗歎曰積皆李

錢二物有籍貪黠者尚冒禁取之況此亡國之餘物乎賜

以旌其潔不欲傷民簡沈靜常數日不答一人曰古

之人視民如傷令之稱為節婦大夫有明時鄉人議士

以東昌府郡薄於徼福而後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

及熒宋史云周敦頤歷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

賜又云新法行邵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

民受一分之賜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又云高

投勅何益耶

震為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認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部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上從其言

太守五

原詩晉傅咸贈建平太守李叔龍詩曰弘道興化實在

良守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眾乃子之授南荆注

望心乎克副 潘尼贈滎陽太守吳子仲詩曰大晉盛

得人儲宮畜髦士吳侯降高質剖符授千里垂覆豈他

鄉迴光臨桑梓寮類感岐路黎庶思知恥老氏喻小鱗

曹參寄獄士無謂弊邑陋覆篲由茲起 又贈隴西太

守張正治詩曰二八由唐顯周以多士隆羣靈感韶運
理翮應翔風張生拔幽華蘋繫登二宮未幾振朱錦剖
符撫西戎及子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
可令終 宋謝靈運去永嘉郡詩曰野曠沙岸靜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落英 梁簡文帝餞臨海
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碣石臨東海峨眉距
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方無夜犬驚向息神牛
鬪涼風繞輕幕麥雨交新溜念此一銜觴懷離在惟舊
又罷丹陽郡往與吏民別詩曰久歸從事麥非留故
吏錢柳栽今尚在棠陰君詎憐 沈約去東陽與吏民

別詩曰微薄叨今幸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
在茲飾駿去關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
暮霜載凋秋草風三動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又酬謝宣城朓詩曰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
非宦侶避世非一作不避喧揆予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早
趨朝建禮晚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尊昔賢
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 唐
杜甫送賈至出知汝州詩曰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
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又送李廣州詩曰斧鉞下青

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又寄裴施
州詩曰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鑪
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
真分憂 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曰地壓殊方重
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
旗樓堞中大夫應絕席詩酒與誰同 宋蘇軾送錢藻
守婺州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紱來
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
壺漿迎 又送張嘉州詩曰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
識韓荆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曾鞏

凝香齋詩曰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
風月心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砂
清耳漱寒流篆煙細細紉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郭
懈送吳中復守長沙詩曰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
第一州繞郭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楊億送
劉秀州詩曰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
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元倪瓚送高太守之
秦郵詩曰秦漢置牧守猶古之侯伯封建而郡縣仁政
故不易漢宣知所本留意二千石慎哉高侯車願循古
轍迹 明李濂送童太守入桂林詩緋袍金綬紫微臣

郡國如何借寇頻停鷁北堂還綵服畫熊南國又朱輪
晴逾梧嶺隨征雁秋渡瀟湘憶故人自媿素餐淹歲月
羨君隨處布陽春 石沆送臨江蘇太守詩曰五馬夾
朱輪清川不動塵問山廬岳近領郡虎符新吏冗詩難
廢民稀俗易淳江花迎路發十月待行春

原箴後漢劉駒駱

一作崔

郡太守箴曰有羸驅除焚典紀

舊蕩滅蕃畿罷侯置守秦發閭左陳涉奮威楚築乾谿
靈王不歸征遐由近可不肅祇守臣司境敢告執機

原碑

晉孫楚雁門太守牽府君碑曰君體德允直才量

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於袞塵

之表卓爾先覺於擬議之前遷雁門太守教民耕戰聽
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
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電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
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
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
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以平剖符千里為
國干城 晉孫綽潁州府君碑曰君天縱傑邁奇逸卓
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
固以足之於天仞冠之於搢紳出匡南位功深於爵金
龜三曜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偽允可謂明德宏

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
肩而已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
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
罔遺

原表宋顏延之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曰抗志絕操筆
陸謝芻代食賓士何獨匪民 又為齊竟陵王世子臨
會稽郡表曰此郡歌風蹈雅旣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
實依稀於河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
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梁
范雲除始興郡表曰臣被沐恩靈棲息榮幸貶貌兢兢視

挺襟軫慮徒誓蠡管之誠終沈螢燭之用不悟懸景麗
天通涇潤下月緒未交鎔光再鑠脩鞠慙疑驩不及忤
且地鄰舊越甸分故楚厥壤惟腴實邦斯大將何以再
宣王猷陶奉惠渥 梁蕭子範為蔡令樽讓吳郡表曰
全吳奧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
則潁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繩之才寧可奉共理之
言承河潤之旨鄧攸廉白迺著不留之歌賀劭沈靜猶
致題門之責 陳徐陵為始興王讓琅邪二郡太守表
曰甫離懷袖裁脫綺紈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
摳衣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

言瞻漢草乃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
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陳江總
為衡陽王讓吳郡表曰芝泥馳印發命開函 頴之誠
夏霜易賈兢惶之至春冰可涉臨淄回軾即事何取廣
川無聲頗知自匹 **增**楊廷秀知常州謝表曰頃從山
水之縣入陪鵠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臨事而
妄發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憩公幹漳濱之身
三年於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滋恭惟郡邑先惠養
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吳永
叔知隆興府謝表曰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

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
愁恨之聲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
富今焉地大國貧矧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
八縣然臣嘗閱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
印或分西道專采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今乃眷
玉隆之散吏就銅虎之左符臣已於月日到府上訖紫
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
之朝 朱熹潭州謝表曰臣迂疎末學憂患餘生得陪
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況學兼嶽麓脩明遠自於前
賢而壤帶洞庭鎮撫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

茲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學力雖驅馳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 真德秀知福州謝表曰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輟玉堂之廬俾司曹計復滌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冰檠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寢還視初心而尤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麗景之昭融獲於茲晨與在親擢侯度未脩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

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痍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闥淮揚之間職當自效願惟潁川渤海之師

原教梁簡文帝復臨丹陽教曰昔越張脩猛用弘美績邊延善政實著民謠吾沖弱寡能未明理道猥以庸薄作守京河將恐五袴無謠兩岐難頌思立恩惠微宣風範 丘遲永嘉郡教曰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

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脩桑榆靡樹遨遊鄼里
酣醕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
高慙仲蔚而三徑沒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
移風 任昉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曰富室兼
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嫉而權豪之族擅割林
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巖巖我君后崇墉
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神嶽崩潰蘭艾同
燼玉石俱碎哲人遭命哀有餘慨 陸倕未至潯陽郡
教曰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泣吳郡自
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

組竊願巴祇閣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
式瞻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須發民治道及成邏
榆樵採諸如此類悉皆省息 又云太守家本諸生伏
膺典紀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
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
寺宛存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撰郡圖可勿親用
公孫陞戰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原銘晉傅元江夏任君銘曰君承洪苗之高胄稟岐嶷
之上姿質美珪璋志邈雲霄景行足以作儀範柱石足
以慮安危弱冠而英名播於遐邇拜江夏太守內平五

教外運六奇邦國又安飄塵不作銘曰峨峨任君應和
秀生如山之峙如海之濔才行闡茂文武是經羣后利
德泊然弗營宜享景福光輔上京如何夙逝不延百齡
宋傅亮故安城太守傅府君銘曰爰自漢季以及晉
朝高明遠德係軌於時貞風亮節流聲累葉君承世德
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蘭藉蕙韋帶飯蔬
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約回其操揚生所
謂久幽而不改隨和之德者其斯之謂歟棲心古烈擬
踵前脩淹留孔老宛然內求於言中倫庸行歸周神之
聽之匪明匪幽

原章梁簡文帝為王規拜吳郡太守章曰臣今願斂衽
後思循牆所忝示山河而形勝額浮橋而不見蒼鷹一
遊望仙掌而逮然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緹
扇之馬撫奉德之鄉製錦何階琴絲方始 陸倕授潯
陽太守章曰鏤冰雕脂不見大龍之象課虛叩寂寧聞
駕辯之音徒荷容蓋空班推擇不能使府庭生梓橫閣
誦經俯睨朱輜仰瞻繒蓋漏上嚴辦伏軾多慙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三

太守

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司州從事
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
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
士等書佐各以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
佐 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
都督府有左右司馬二員別錄事參軍京府謂之司謀參
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軍置二人餘並為
錄事參軍大州上郡督府亦二人餘州府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
等六參軍景隆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
後又分司戶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戶下諸府
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在府為曹在州為司
分司戶置焉因廢置不恒故不列在府為曹在州為司
州曰司功司倉大與上府置二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
下通謂之

判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
餘府州或四或五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大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宋史曰宋懲

五代藩鎮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制諸州通判令刑部
郎中賈玆等充建隆四年詔知府公事並須長史通判
僉議連書方許行下時大郡置二員餘置一員州不及
萬戶不置武臣知州小郡亦特置焉其廣南小州有試
秩通判兼知州者南渡後知州通判有兩員處減一員
凡軍監之小者不置又詔更不添差其後或以廢事請
或以控扼去處請五年以後旋添置之除潭廣洪州鎮
江建康成都府見係兩員外凡帥府通判並以兩員為

額餘置一員 其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兩使防
團軍事推判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凡員數多寡視
郡大小及職務之煩簡政和初改簽書判官廳公事為
司錄建炎初復舊凡節度推判官從軍額察推及支使
從州府名凡諸州減罷通判處則升判官為簽判以兼
之小郡推判官不並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
支使亦有并判官稟闕省罷則令錄參兼管凡要郡簽
判及推官皆堂除餘吏部使闕二廣間許監司辟差紹
熙元年臣僚言廣西奏擬簽判多恩科瘡老乞行轉運
司不許差年六十以上昏耗之人 諸曹有錄事參軍

戶曹參軍司法參軍司理參軍中興詔曹掾官依舊惟
司理司法並注經任及試中刑法人乾道以來間以司
戶兼司法知錄亦或兼職六年汪大猷言司戶初官令
專主倉庫知錄以司理例以獄事為重不兼他職從之
仍依知縣格法銓量如有老疾昏耗難任事者即於本
州知通於判司簿尉內選經一考以上無罪犯曉法人
對換紹熙元年詔不曾銓試人不許注授司法 遼史
曰遼知黃龍府有同知有判官某州刺史有同知州事
有錄事參軍世宗天祿五年詔州錄事參軍委政事省
差注 續文獻通考金諸府非兼總管府事者尹一員

同知一員少尹一員府判一員掌紀綱衆務分判吏戶
禮案事專管通檢推排簿籍推官一員掌同府判兵刑
工案事知法一員 諸府節鎮錄事司一員判官一員
掌同警巡院 元上路置同知治中判官各一人下路
不置治中而同知如治中之秩至元二十三年又置推
官二人專治刑獄下路一人經歷知事或一人或二人
照磨兼承發架閣一人又散府同知判官推官知事提
控案牘各一人 置錄事司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
城中戶民之事中統二年照驗民戶定二千戶以上設
錄事司候判官各一人二千戶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

二十年置達魯花赤一員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盜之事
明府屬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因事添設同
知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
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郡丞一 長史 司馬 通守 同知附

原杜氏通典曰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後漢趙溫
字子柔為京兆丞曰丈夫當雄飛晉成帝咸康七年省
按能唯伏遂棄官去後官至三公諸郡丞唯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
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
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今

郡丞廢矣其職復分為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四年考績連最詔徵入朝父老揮一杯水奉餞執受而飲之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都督刺史之職長史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守相病丞長史行事後其後長史遂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唐初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

二職並置府州各一人王府長史理府事餘府通判而已

司馬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

府者則置府僚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晉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為

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馬治中

舊州職也舊謂隋以前州廢遂為郡官說在州佐開皇三年

改治中為司馬隋房恭懿為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

治一人尋又改贊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

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九年洛雍

設官部 開益貞約卷二四 郡丞

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

通

守煬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謂之內

史唐無所職與長史同 **增**遼金元制見總載 續文

獻通考曰同知職清軍匠或兼巡捕

郡丞二

原掌署文書 典知倉獄 續漢書百官志云每屬國署丞各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

黃綬大冠 漢官儀云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 秩六百石 又云大

千石有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 **黃霸當法** 漢書云黃

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

任以郡職 謝承後漢書云劉平舉孝廉拜濟陰郡丞

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

桓譚出補

東觀漢記云光武議密臺所處上謂桓譚曰

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 **領太守事** 吳志云孫

太守屯吳使丞 **徐平威重** 又云徐平威重諸葛恪為

之郡行文書事 **張揚佐蕃** 北堂書鈔云陸機表伏見司徒下諫議

清敏志節貞勵秉心立操早有名譽其年時舊比多歷

郡守惟暢凌邈未齒而佐下蕃遂蹈碎獨於暢名實損

愚以為解舉試以近縣詔 **傾產募士** 唐書云李

始安郡承大業未盜賊起襲志傾已私產募士得三千

人乘城拒賊或說曰公臨郡久人心悅向今四海分裂

宜遂據嶺表豈遠不若尉陞 **舉政尤異** 又云張允遷

高陽郡承統太守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

糧盡吏食槐葉稟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是

不置刺史 合辭事類云孔昌寓字廣成貞觀中歷魏

州司馬有治狀帝為不置刺史為政三年

郡丞

郡丞

郡丞

郡丞

聖書 薦宰相材 唐書武后嘗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老宰相材也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仁傑曰臣嘗
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見刺史禮又曰中宗時孔若思出為衛州刺史故
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一小兒來迎
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已上通判一
喜爭奉酒食迎駕有鄉令後為道州長史道出肥鄉民
吾去邑非有恩舊何為來也對曰幸親見所以來景廬館
舍橋梁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幸親見所以來景廬館
為留終 服忠思孝 歷施濟二州為別駕承嗣霽雲子也
服忠思孝無替負 賜緋魚 事文類聚唐德宗命盧峴
荷見瞻陽廟碑 禱媪龍 唐書云敬宗立李逢吉謂李紳嘗不
有功也 禱媪龍 利於濟康州有媪龍 皆為司馬
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事類云裴懷古杜如晦張柬之陸象先姚崇賈敦頤蘇
瓌魏元忠張嘉貞並為長史楊綰李泌韋安石李元絃
厚皆為司馬 署府清簡 元史云元世祖時趙孟頫自
請補外二十九 年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 渡海毀祠
事時總管彭鏡初景泰間遷大理同知所隸多土官舊
獻徵錄云彭鏡初景泰間遷大理同知所隸多土官舊
俗謂見有儀蔭襲有饋鏡初一切峻却之滇民尚鬼鏡
初所至必毀淫祠海上有獵神頗著靈異鏡初奉臺
令竟往毀之方 航海高浪如屋從者騰落獨無所怖已
而風止水靜 解散礦賊 又云天順間蔡蒙為溫州府
卒毀而還 山據礦為亂殺傷偏野朝命使來督官兵勦賊會
大雪不可進凍死甚眾議募免而戰矣補伍擣賊巢穴蒙請
曰賊皆平民諭以禍福當免而戰矣補伍擣賊巢穴蒙請
賊窟反復論之賊感悟推其魁詣蒙曰民等愚惑冒干
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 考
請餘命復歸為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 察僚屬
及某都御史繼往緩撫兼覈屬吏臧否蒙聞命

設官部

附錄前卷二百一十四

郡丞

七

預規畫積粟五萬餘石備賑貸二使至大獎異遂委蒙
以考察府吏以至屬邑官吏於是注蒙績為通省最薦
之者老移問又云成化間施奎調南安同知刑威不
滿赴銓曹力勾歸老去任數年之後所屬者老年八十
以上數百人連名狀上府縣移文浙籍問其起居稱其
持身廉謹治政公勤革弊除奸愛民如
子懇希回示以慰黎庶其得民心如此

郡丞三

詩明郭奎寄劉彥基同知詩曰南浦登樓一曲歌江
花潭影照青娥謝安不與人同樂天下蒼生柰若何
九月征人未授衣年年書到故園稀無情恨殺湘東雁
不帶平安一字飛 楊基寄諸葛同知彥飛詩曰白髮
慵梳步履遲老于田野最相宜每當酒熟花開日正值

身閒客到時雪屋夜燈因婦織月波秋舫為僧移而今
此樂同誰說只有鄰人馬遠知

制唐蘇頌授艾敬直仙州長史制曰敕朝議郎守豫
州司上柱國史敬直恪勤官次精練文法往持憲簡共
憚清嚴頃擁使車旌別淑慝好龍遺迹乘鳧舊壤俾州
閭之創建佇邦國之誠謠可守仙州長史散官勲並如
故 又授溫慎微揚州司馬制曰門下某官門遺清白
家傳詩禮外鳴謙而益光中造理而能密書工懸帳賦
掩馳輪閑達彰其起草仁明最於分竹乃睠維揚之藩
是稱重江之奧端寮所擇僉議攸歸可守揚州大都督

府司馬散官勲如故

增記唐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任久資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逸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增書唐王勃上絳州上官司馬書曰君侯極天分構振瓊樹而韜霞帶地疏源握珠胎而冠月鱗軒羽殿瑤臺降卿相之榮鵲印蟬簪金社發公侯之始青臯獨啖望鴻漸而飜雲丹穴高鳴對鸕池而矯霧嚴助以賢良待詔未厭承明汲黯以方正拾遺終榮臥理加以雄材廣度散琬琰於胃懷逸氣適文運風霜於掌握迫青霄而構舍煙霞之涯浹莫尋振滄渤以流謙江漢之波瀾未

測耀靈桂於趙席垂棘知歸辨羣籟於莊軒懸匏自記
賓階夕敞清河銷驥贄之虞虛榻晨披元禮得龍驅之
地方當翊贊宸極羽儀台屏豈徒偃仰州縣勞事藩庭
而已哉借如僕者常恨霜松列澗萬尋無罩月之期露
草滋山寸徑有稍雲之望斯則聲實困於兼濟才位難
於俱立況乎地勢不足以誇俗容貌不足以動人皇皇
藪澤安足以奉高明之咳唾也所冀蠅階賤質附雲足
而追颺蚋序輕姿託霜毛而絕海委名勵已蛟鐔申獨
斷之能偶迹當仁驪珠鮮闇投之懼天衢可望指鵬程
而三休巨壑難遊伏龍門而一息

通判一

簽判附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通判職掌倅貳郡政與長吏均禮
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
臣通簽書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
聞 又曰按藝祖之設通判本欲懲五季藩鎮專擅之
弊而以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其官雖郡佐而其人間
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資崇卑論也與後來之汎
汎稱半刺者不侔矣 宋史曰元祐元年詔知州以帥
臣其將下公事不許通判同管元符元年詔通判幕職
官令日赴長官廳議事及都聽簽書文檄 南渡設官

設官部

通判

通判

如舊入則貳政出則按縣有軍旅之事則專任錢糧之責經制總制錢額與本部協力拘催以入於戶部容齋隨筆曰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邊有事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又羅延吉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

皆非貶降也彙苑詳注曰簽判宋有兩使防團軍事推判官皆以選人充太平興國中以贊善大夫十五員充諸州節度判官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事且試其才此簽判所由始也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續文獻通考曰明制通判職管糧緝盜治農脩河牧馬之政

通判二 簽判 判官 倅

倅 倅車 監郡 倅山堂肆考云胡文恭行張士燮制分乘

禮謂別為長史司馬乃太守之副也翰苑新書云歸田錄國朝始制諸州通判既非官屬故常與諸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所制有錢昆少卿家世杭人也嗜蟹常求補外郡人問欲何州曰有

設官部 州監領約卷一百一十四 通判

蟹無通判處可矣蘇軾詩欲問上佐端僚山堂肆

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唐大曆十二年制刺史

有故及闕本道使不得擅攝但令上佐知州事宋周必

大常口別駕曰治中曰承秦官惟掌兵馬自漢及唐其名

從事之長耳事類聚云劉豐制給印紙却例

金宋史曰下衮通判宣州淳化間上命采庶僚中廉幹

獻徵錄云明彭簪字世望倅常州為政務大體不事表

賢必不預為不然吾亦安能不稅農具未學造簪

山堂肆考云言行錄呂夷簡通判濱州人稱其才王旦

嘗謂王曾曰此人異日與公對秉鈞軸曾曰何以知之

夷簡當判濠通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國家田器

有算非所以嘉靖間朱光霽為重慶府通判謠頌滿道聲

望大起自幼但知讀書未嘗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慙而

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嘗造簪也僉事且怒且慙而

寢 繕治保障 變通社倉 宋史曰李肅之字公儀幸

北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圯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為景德

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障若且奈何遂鳩工構城

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早規制一新驚賞嗟異

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

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

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之法不先議震為法不思

救其弊邪况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震為別

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未嘗屈撓 務為裁

損山堂肆考曰宋黃濟通判鎮州其牧守多勳舊武臣

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齊務為械送偵卒 解散亂

民事副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猥信此

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
削秩會故復官金史云金張奕以廢補官仕齊為歸
德府通判齊國廢齊民之在郡者二萬人謀為亂約夜
半舉燎相應以五日示生路亂不得作此明亡匿略盡其
首惡誅之南門五日都統完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
餘黨奕以關門保築室儋耳題版西寨宋史云紹
郡人無他遂止別為居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
居初就官屋以助之居有可猶為不可載遂買地築空儋人
運覽畚土以助之居有可猶為不可載遂買地築空儋人
判兼署開化助之居有可猶為不可載遂買地築空儋人
曲警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藥賊以綴往禦壕嶺西寨
至嶺題版樹所築寨曰譚某藥賊以綴往禦壕嶺西寨
餞李迪一祭趙鼎宋史曰范諷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
書從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為治裝祖行又曰汪應辰
諱判泰州時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
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
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崇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

借三兵以護行道出州章傑為守希秦檜意指應辰
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事
寢乃移林樹下投金水中徽召管輅相見清論終日
不覺其疲天時大熱移林庭前樹下自是汲引輅為別
駕獻徵錄云明譚讓為南昌通判職網稅糧一切謝
賄賂寢包代賀表京師舟將發投金甚眾悉命吏投水
中人競網取之爭多寡訟官於是人知讓有異政云
台輔量宰相器時李堂諱考曰趙昌言喜推獎後進
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
還趙元昊反弼上疏陳八事議者以為有宰相之器遂召
以書生易之十朋裁凌如神宋史曰王十朋擢對策第
字退翁擢進士第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
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
至惟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
云管寧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得英儒
設官部
附錄通判
英儒類聚
展駿足
通判
十三

事類云蜀龍統以從事守未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
 主書曰罷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
 其駿贈刀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州刺史任
 足刀虔語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有害卿有公輔
 此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祥死之日以刀
 授弟酌杯水以餞合辭事類云隋書趙軌為齊州別
 老揮涕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
 一杯水奉饑餓受而飲之焉
 州判悉補別駕唐書云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
 佐東宮王府官朱紫滄并後兩河用兵神將立功得補
 雄十望十繁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石室棄官歸居青山揚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
 居巖散造其家人而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
 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
 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或云有捕鱷魚太宗朝
 道入王居巖處此去而莫知其所終

陳堯佐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脩孔子廟作韓吏部
 祠以風示潮人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
 之毋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
 鱷至暴非何網得至此鱷強受網作文示諸市烹之
 皆驚留珮去郡人攀留通判鄭煥代不為吏
 宋史曰楊偕字次公少從神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再
 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黃
 金者就借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借曰吾從吏祿安用
 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深自晦默為通判考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之
 知後修還朝力薦乃知茂叔宋史云周敦頤初為合
 之由是漸見擢用乃知茂叔宋史云周敦頤初為合
 於其口臨之甚成敦頤處之泰然通判度州拊守虔熟
 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
 周茂也
 從也
 吏隱山堂肆考云宋趙象為四川龍州簽判作吏
 設官

人寰民舍古意邨邨
靜吏東文書日日閒
察其廉每事加禮而
每欲遠之屢引疾求
又云劉穎紹興二十
峒負其能盛氣以臨
峒反所擒賊多穎計
上其功曰簽判宜居
判蘇州與知州黃宗
抗邪質曰受命佐公
宗曰省視因言獄有
質曰省視因言獄有
數百人公中之宗曰
為資其死罪而餘悉
煩劇奉心而餘悉出
以故殺洽訊而疑之
至時方大早禱不應
早伸氣而得雨載於
德脩事乎甫為閱款
遠奸科簽書越州判
簽判宜居臣上

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
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
元十五年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二
蝗為害維禱而雨蝗亦息是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
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禱曰我當為爾禱已而雪深三
尺白鶴神仙獻徵錄云明初俞允字嘉言華亭人也
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簣待斃於沙門七日
矣忽有醫者買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
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頃得嘔數聲竟起姓名
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
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脩之俄失所
在眾皆駭然後知其為白鶴仙也或往問允復還
為言時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白鶴廟重建焉允蓋
而未嘗生也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允蓋
而自託民歌廉慎更治簡緩又云譚讓改衢州通
於仙者公實為我儂徵租洵河之役九載秩滿民歌曰
廉慎忘躬能使年豐更治簡緩又云譚讓改衢州通
設官部得監領為卷一百十四通判

書解辭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
譚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邪更治
簡緩民持青袍而歎又云嘉靖間劉容字汝大通判
愈稱順黃州單車赴任布袍蔬食不殊
寒士風廉平之譽孚於上下點吏悍卒相戒斂戰時景
王柩回京中使僕從橫甚兩臺以下凜凜唯懼獲譴容
力任之中貴人素聞其名持其青袍歎息嚴諭其下無
所擾撫臺徐君謂所屬曰吾儕嫉鬪宦如仇畏之如虎
每每激而取禍劉別駕良媿矣

通判三

曾詩宋呂祖謙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曰騷人故悲秋
九辨播三楚宋公舊題壁文采照潭府千載得君侯遙
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江山日日新似君
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況持別乘權光華動

逆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習被南
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枹鼓嶺南鏡面平論賞駢主組
臨分一杯酒不為離愁舉 楊廷秀送聶士友通判上
印入朝詩曰君家樞相扶天極氣凌霜雪忠貫日史家
有筆歎無人今有此人無此筆君侯名家千里駒拱壁
盈尺徑寸珠合登清廟薦六瑚合參豹尾隨屬車胡為
小緩雲間翮竭來螺浦分風月開軒不與俗客談明月
清風入牙頰只今上印去朝天玉筍春風催綴班相門
有相君勉旃凌煙再寫進賢冠 周必大留別蘇仁仲
通判詩曰公才豈合尚題輿天遣寒儒此曳裾午夜燈

光曾共賞三春樂事未全疎尊前窈窕傳新唱耳畔瀾
翻聽異書此別不須勤怨惜君王日日問嚴徐 又送
人通判洪州詩曰朝集分攜五載前衝泥各上浙江船
如今再贈城南柳依舊黃梅夜雨天 一花發河橋政早
成策勳恩擢佐藩臣雞翹豹尾他年從且作銀章第一
人 二南浦飛雲繞棟椽西山爽氣入魚須公庭散吏文
書盡許我他時解榻無 三已上通判 宋王安石送文學士
倅邛州詩曰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
音得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身
選為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笏忽乘駟馬車牛酒過

故鄉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
芳豈特為親榮區區誇一方 孔毅父送張倅詩曰清
若冰壺斷若金孜孜長見恤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
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餘陰臨
行曲為留旬日少慰攀轅淚滿襟 楊廷秀送王恭父
監丞倅同州詩曰澹墨掄魁正少年蓬山僻水得詩仙
集賢學士看文筆國子先生費酒錢濯錦江頭頻入夢
桃花水面送歸船平分風月真聊爾不日來朝尺五天
明高啓送顧倅之錢塘詩曰之官即勝遊送別漫多
愁草色荒宮燕槐陰遠驛騶湖通朝汲井潮動夜眠樓

設官部

鼎監類函卷一百十四

通判

十七

早向臨平過荷花已欲秋已上 宋王安石送龐僉判
詩曰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才迥出羣一相開藩嘗
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清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
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翻上青雲 楊廷秀贈
尚長道僉判詩曰今代高人尚子平風流文采舊家聲
合于玉筍班中立却向紅蓮幕裏行天色惱人渾欲雪
燭花照別若爲情日邊已辦除書看莫戀南樓秋月明
已上 唐杜甫贈田判官詩曰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
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霍嫖姚陳留
阮瑀誰爭長京召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

無意向漁樵 又送張判官詩曰處士聞名早遊秦獻
疏回腹中詩萬卷身外酒千杯江雨春波闊園林客夢
催今君拜旌戟凜凜近霜臺 李白送獨孤判官赴安
西幕詩曰安西幕府多材雄喧喧惟道三數公繡衣貂
裘明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 杜牧送斛斯判官詩曰
蒼蒼煙月滿川亭我有勞歌一爲聽將取離魂隨白騎
三台星裏拜文星 明余詮送張德常之松江判官詩
曰萬彙涵濡雨露中百年文物倏飄蓬鱸魚獨擅吳中
美驥足寧如冀北空肝膽幾時酬楚國里閭從此變王
風吳淞江水秋無底好與使君襟抱同 高啓送葉判

洪金英卷一百一十四
官赴高唐時使安南還銅柱崖前使節過貢隨歸騎入京多
一言暫遣陪成瑁片語曾煩下趙佗曉拜賜衣辭絳闕
秋催征櫂渡黃河政餘好賦登臨詠聞說州人最善歌
劉三吾與先復初判官詩曰左身痿痺耳仍聾近被
刀傷更怯風亦有將軍憐杜甫豈無高弟念王通敝廬
謾枉過朝使束帛終難起病翁欲涉湘江采蘅芷美人
遙隔暮雲中已上判官明吳子孝送陸別駕詩曰作吏本
王畿蘆溝葉亂飛秋風吹易水寒雨灑征衣戍火鄰邊
障原霜見獵圍陸機吟興好還喜簿書稀盧柟雪夜
鄧州顧別駕送至丹江有詩見贈賦荅曰寂寂丹江夜

色空風塵郡國歎飄蓬豈無佐吏同殷浩雅有中郎識
顧雍雪霰微茫漁火外星河搖落戍樓東憐君尚策青
絲騎却與山陰訪戴同汪道昆送張虞部謫常州別
駕還發觀省詩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
罪郎署早知名落日梁谿權平蕪穀水城秋風回首地
淚灑逐臣纓已上別駕

制唐蘇頲授李守一別駕等制曰黃門皇三從兄前
洛州司馬守一等自登官序並穆政聲趙際燕陸漳濱
淇上控河朔之風土盡山東之郡國宜膺別乘往佐專
城可依前件主者施行孫逖授蕭誠弘農別駕制曰

敕某官早因才藝久踐榮班頃涉微瑕未為深累佐郡之職冗員頗多既有名於省官俾稍遷於近服可守弘農郡別駕散官如故

曾表宋唐介潭州通判謝上表曰始竄嶺南人皆謂其必死及遷湖外恩已出於再生仍復前官俾關郡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念臣寒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逾年幸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以事君不顧禍患之及已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補涓塵陛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罪一時竄身萬里擯

棄遐荒分甘散秩豈謂聖明存國大體察臣愚忠欲招諫者之言勉為後來之戒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豈廣之紛紜擇湖湘之守倅俾從狂簡得佐郡符臣納忠獲罪顧百謫以誠甘盡瘁報君雖身死而不悔謹當夙夜以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曾記宋蘇軾密州通判廳題名記曰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為着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為詳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着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

上而別又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勤於吏職
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
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為彭城君每
書來輒以為言且曰吾將託子以不朽昔羊叔子登峴
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即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
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
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
湛者羊叔子之言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
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
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

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周必大吉州通判廳記曰郡
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
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
屏設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
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得與聞藝祖創業
之四年繼五代擾攘之後首置諸州通判不動聲色於
朝廷之上而興利除害功徧天下是冬又詔凡公事非
守倅僉議連書勿行規模宏遠豈歷代明君賢臣思慮
所能及嗚呼盛哉 又為筠州判官廳記曰國家以民
之休戚政之臧否寄二千石其設官有亞有旅亞者倅

也位逼未免於嫌意不盡者多矣掾曹旅也分職以治
各司其局而已若乃事無不預而非逼職未嘗分而情
通惟幕職為然

推官一

增舉笏擊蛇 宋史云孔道輔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
屬威往拜奠欲上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
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莫不歎服 **得僧冤** 元史云江
江州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
飲廣弟子欲得師財日苦其種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
日訴官他僧行兇乃視之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
待報罪民取行兇刀視之乃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
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 **留石刻** 又曰申屠致遠
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 **留石刻** 又曰申屠致遠
推官多所平反西僧楊璉真珈作浮圖於宋故宮欲
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簡素伉直

獻錄云明羅脩已字以敬為吉安府推官
言相詰莫不悅服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始以為
明而少斷久之多悔悟去亦不追其教行教化始以為

按縱獄

又明郭淮為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
人不測不敢捕也淮嚴捕禁獄乃他邑被劫又以一枝
梅報問淮亟索所禁者視之則三木囊頭如故也淮退

而思曰

是必獄卒得賄潛縱以分其貲且激 **精誠格**
人告發以惑問官計圖脫罪耳詰之果然 **精誠格**
神又云郭淮為永州推官明慎用刑多所平反東

文祝山

神厚所稱巨蛇數頭無 **不張騎從** 又云給諫馬驥
故斃山麓蓋精誠格神也 **不張騎從** 又云給諫馬驥

為淮安

府推官多所平反荆杖示罰而民自服行部不
盛張騎從老弱歡迎郡守華璉適並出見之因歎其平
易近人為

推官二

設官部

刑監類卷一百十四

推官

三

增詩宋洪咨夔送石士志推官赴調詩曰石友抱奇璞
揭來掾吾邦昂然凌霄姿莒鼎獨力扛入幕有此士諸
人亮難雙淩事風赴谷哦詩雨翻江一朝解綬去船鼓
催逢逢明廷急才俊召驛難逾瀧早晚對北闕華鐘發
鯨撞 明李東陽送蔣宗誼推官之金華詩曰北來南
去幾星霜又見分符出帝鄉三入越山身更遠重遊京
國夢難忘也知吏法兼詩老未必才名與命妨臺省祇
今須俊傑看騎驄馬問豺狼 尹伸送黃霞潭推官還
浙詩曰共欲謀歸去君能先我行始知官秩薄便是世
緣輕憶膾飛青翰觀霞到赤城同舟猶苦海回首定傷

情

郡尉

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
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
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
輔都尉各二人譏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
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都尉
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漢舊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
歲以為備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馳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
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
就田今乃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
罷其役

設官部

增盤類函卷一百十四

郡尉

三

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王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 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皆不治民揚雄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會稽東部都尉燉煌玉門關候也 文獻通考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

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 魏晉以後無都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大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郡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都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矣

郡尉二

原設武備

春秋元命苞云大尉主甲兵漢設武備注云今時郡尉準此義者也

羅奸非

韋曜釋名曰韋羅 督盜賊 續漢書云光武歷問功臣

也言以罪羅奸非 盜賊上笑曰且對至馬武曰臣以勇武可守尉督 充懸

化石 荆州圖記云澧水南岸有白石類人形首有 秣陵為神 搜神記云蔣子文自謂死後當為秣陵尉後

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曰我當為此地 造五色棒 曹瞞

神願告百姓為一祠當有瑞應也 造五色棒 置四

色棒懸門左右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 郡尉三

部尉 宋志云光武省都尉後行 郡尉三

增主武職 典戎伍 漢官解詁云都尉郡各一人副佐

任為一郡副將然但主其武職不與民事舊時以八月 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

衝厭難也 胡伯始邊郡都尉熾云巍巍上聖光被八

根矧惟八面胡不來賓蕩蕩率土來同并守撫其民人

典其戎伍口才 備寇鹵 典盜賊 漢名臣翟方進奏

功成並施文武 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

主兵馬備寇鹵 為職而年七十拜起據地不勝任請免

多不能統理 奏事稱意 不可治民 漢書云田叔字

官職請舍人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

衛將軍舍人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

史記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

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以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其

泊無為 正身潔已 西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

驚及到澹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

定道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

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

上馬遺金悉以還之羌性貪而樂吏清前有八都道
尉好財貨為所患苦及與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不拾遺 盜不敢近 又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其豪穰氏之屬河
內道不拾遺 又云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其豪穰氏之屬河

優文召處士 笥餽得都尉 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
尉德薄思賢汲汲處士鍾離意正色鄉黨百行優備應

乘輿服物因戲之曰 一笥帝德之不忘 仍賜暉御食及
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舊臣得竭死自效矣

仁而愛士 善於養眾 都尉元龜云漢表盡為隴西
死 又云黃蓋為丹陽都尉姿貌嚴毅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
呼以牙突賊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策驅馬疾

越界赴討 又云程普為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
呼以牙突賊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策驅馬疾

恪掌軍糧 光撫將士 又云
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恪守節度掌軍糧非其好也

張損戰沒光為北地都尉 趙王倫為關都督氏羌反太守
又云張光為北地都尉趙王倫為關都督氏羌反太守

遂還長安 招誘東羌 化行彝貊 又云
任南匈奴左與鞬等寇美稷而東羌復舉種應之與惟

得交通東羌遂與魚和親共擊與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
云鄭純為永昌郡西都尉共擊與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為永嘉太守
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之為永嘉太守

